【KTK/皮水】角色扮演游戏

西方魔幻/龙与地下城AU，KTK/皮水/裤袜渣提及

你是一个陌生人。有时候即使对你自己来说也是这样，你打开你的电脑，关于你的过去几年就乱序的摆在你面前，你在标明日记的文件夹里找到一些沉重的反思和不知道在哪个玩味时刻丢进去的黄片。至少你今晚找到了黄片。你常常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屏幕上你的鼠标长时间的悬停在有一个骷髅头和漩涡的图标前。不是今晚，你在心里低声说，然后下一秒就双击点开，在艾瑞尼卡斯的地图展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忘记了你脱下的衣服还有早晨沾染的油渍（而你居然穿了它整整一天！）。你点击读取进度，很好，你开始逐渐记忆起过去。不像你的世界，游戏里的一切是清晰的……

你带领着一个弗洛伦蒂诺公爵麾下的六人小组（它叫“圣殿骑士团”），去追寻一个公爵曾保存三个世纪但是现在却遗失的圣杯（怎么除尘呢？嘘，不要再想）。树精传说北方的红龙带走了它，但是你刚接到新的消息，说红龙被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一群土匪洗劫，传话的人尖嘴猴腮，却不像一个骗子，因为当怀疑的人群围住他，他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故弄玄虚的神情，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片东西，高举过头顶，日光照在上面，人们都看清了，那是骄傲红龙的鳞片。

在那一刻，你几乎开始同情那条龙。

你同情那条龙因为你的境遇也没好到哪里去。你们说是追逐圣杯，其实还不如说是避开圣杯。你们追逐它们是因为你们是圣殿骑士团的代表，但是你们已经不是那个狗屁骑士团了，你心知肚明，若非如此，圣杯怎么会落到那条不知死在谁那里但是必将死亡的龙手上？你知道你们今不如昔，就算加上那个新招来的哥们也够呛。对于精密的六人小组来说，差一点也很要命。你是那个团长，一个会把所有成功远征都让手工匠人纹刻在自己身上的人——好吧，你得承认，在某些市镇，那些匠人们的手艺并不怎么好。你同时是一个崇尚进攻和自然主义的游侠。妈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没听过你，你是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但却不是一个圣骑士，这难道已经不说明了一切吗？让你忧心忡忡的是你的团队——

你们甚至只带了一个转职的牧师，蒂博，在半路出家之前他是个死灵法师，专门玩骷髅的那种，他声称这样使他更懂生命，知道如何起死回生。但是你才没那么确定，因为你总怀疑他的法术有点时灵时不灵，而且总盯着那个新来的盗贼埃登。埃登，身材不高的埃登倒是个好孩子，无忧无虑，活蹦乱跳，总是背着短弓跑在队伍最前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在泥泞的树林里行走还那么快活的。他也有时候会爬到树上，眺望远方和一切陷阱。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蒂博没法轻易的得到他，可能因为他很灵巧，没人比他更懂得逃跑，也是因为你怀疑他晃荡着腿趴在树上的时间让他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你得盯着这两个家伙。你的任务簿里甚至有这么一条。

拉斐尔？没什么好说的，标准的圣骑士，棕色的完美体魄，高贵英俊，死脑筋。

卡里姆也不错，老伙计了，和你并肩作战很久的战士，不能说完全没沾上寻衅滋事的恶习，但大部分时候还算靠谱。当然不是指面对龙的那种时候。

还有托尼，你们团里唯一的法师。本来你更想带卢卡的，可是卢卡最近和一个西边来的吟游诗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带了托尼。好吧，托尼是一个很听话的男孩，能精确的记忆法术，也能理解你们的战斗节奏在毫厘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学习范围很全面，除了丢掉幻术师那部分在他眼中花俏不实用的技巧。除了托尼和你是完全不同的人。当你们晚上休息点亮篝火的时候，当你们举起永聚酒干杯想要忘记疲惫或疼痛并祈祷今晚野狼不要来的时候，他坐在帐篷边，树木的阴影盖在他脸上。

“托尼，”你走过去，“你在想什么？”

他不说话，只是举起了他的魔杖，向虚空指去，金色的火焰跳跃起来，组成几个简笔画，就像最差的匠人在你大腿上画的那些。但是你还是屏住呼吸，直到风把它们吹散，只有遥远的红色火焰还在燃烧，隐隐约约的传来松木的香气。

托尼画的是一个男人拉着两个小孩。

“哇哦，我不知道你还会这个。”

你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你们的法师有个家庭。一个有着辉煌过去、即使树木都会记着他名字的战士伴侣与一对双胞胎。

而且这该死的让你想起开在冒险者集市东侧的那个酿酒厂老板儿子杰拉德·皮克的一双愚蠢的蓝色眼睛。那可真蓝啊，活像你在天和海媾合之处看到的那种颜色。

“不管这是什么幽灵，”你说：“滚开。”

托尼看着你笑了。然后过了一秒，他把那种满足感收走了，起身站了起来：“该睡觉了。”

那个图像有两个月在你脑中盘旋不去。你知道托尼不是为了眼前的这些东西生活，不是为了杀掉会瞬移的蜘蛛，不是为了寻找绿色狼的血，不是为了用掘地虫的壳做装甲。也是，这些东西太恶心了，只有喝的酩酊大醉的野蛮矮人战士才有可能为这种胜利欢庆。你们伤痕累累，缺少休息和补给。你想是时候休息一下了，你有可能老了。你确实也不年轻了。

所以你答应停在这个市镇休息一晚，埃登，你，和托尼投了赞成票，蒂博选择当墙头草，4-2。

那晚上托尼走进了你的房间。

“我明天想要离开一天。”他说。

“为什么？”

“我家就在这里。”他轻声说，“米洛在这里教授小孩子练习，还锻造武器。我会给你们带武器回来的。同时你们可以好好休息，或者去脸红美人鱼酒馆那边，你进去告诉店主我的名字，他会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魔法用品商人。”

你恍然大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你几乎想尾随他去看看他的家人，看看他用简笔画画出的那两个孩子是不是长高了，有没有继承托尼金色的头发，也想认识一下那个前战士。但是你还是忍住了，你知道他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答应他的时候很愉悦。

为了看到这个离队任务的结局，你错过了平时的睡觉时间，而是花了半个小时在城里闲逛，每个人都告诉你克洛泽和克罗斯是一对可爱的伴侣，他们说小巫师还没服务于那个远方的圣殿骑士团的时候，就爱跟着战士的屁股后面跑，等被抓到却什么都不说，或者解释说自己是在练习隐形术。

“你怎么发现的？”年轻的托尼问。

“我闻出来了，”银闪闪的男人说，“草莓馅饼。”

当然他们卖的武器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另外，你还给杰拉德买了一个变性束带，它的传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凄惨，据说一个宫廷小丑把它进献给矮人王寇根的宠妃，然后，顾名思义，效果发生了。这个小丑立刻被斩首。杰拉德会喜欢它的，你想，他会愚蠢地笑，当他发现这个东西根本拿不下来的时候可能还会哭，当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蓝色的眼睛涌出，不知道眼泪会不会被染成蓝色。

可是托尼在中午就回来了，你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愤怒。他的脸惨白，咬着嘴唇，走路急匆匆的，你们在亚克门山谷找到的那件柔软的大法师袍猎猎作响。你不能假装没看到，你拦着他，你说：“怎么了，需要我给你一杯麦酒吗？”

他坐下，他的眼睛直勾勾的，没有看着你。

“怎么了？”

“他把孩子打伤了。”他说，吞咽下一大口酒。

“为什么？”你皱起眉，你的胃不舒服。

“诺亚说他想当一个骑士，在后院拿着木剑比划……”（他说这段的时候几乎在微笑）急匆匆的又吞下一口酒：“可是他的爸爸觉得这不是好主意，他们逐渐长大了，说不定就会有一天出去闯祸，然后弄伤自己……所以他问，你们想和我来两招吗？”

“然后他没能控制住。”

托尼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诺亚的腿受伤了，只能一瘸一瘸的走。”

“这应该只是暂时的……”

“应该是。”托尼说，“骨头断了但是没大事。”

“这只是个愚蠢的主意，”你斟酌着字句，你几乎觉得他很幸福，毕竟他还是个有处可去的人，你控制不住地想，如果你两手空空的去杰拉德的酿酒厂，如果你失败被免职，杰拉德会爱你吗，杰拉德会不会把你赶出门外呢，你不能再想了，你开口说：“米洛——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肯定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用力猛了一点，他最开始只是想给小孩一个善意的提醒。”

“你知道吗，”托尼开口了，完蛋，他的视线仍然穿过你，“有时候你练习法术，却如何都不搞不对，比如说吧，你应该把马友夫微流星投向对手，但是它们却冲向你。”

“练剑的人就不会有那种时候，”你打趣说。

（完蛋，你看过剧透，你知道剑有的时候也会倒转过来钉住你的胸口，你知道你会遇上那个杰拉德·皮克，而他并不\*真的\*是一个酿酒厂老板的儿子，但你距离那个剧情——应该还有一段吧？）

“也许。”托尼说，然后就当当当跑上了楼。

蒂博过来和你喝一杯。

“他怎么了？”牧师/亡灵法师深色的眼盯着楼上，坐下的时候手随便一指。

你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你斟酌了一下，还是尽量简单的说了。

“哦，”蒂博说，“那就是他终于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蠢蛋，孩子是一堆小蠢蛋。也许他丈夫根本不在乎小孩也不在乎他，谁知道呢。”

你觉得他谈论问题的方式让你不太舒服，也许他只是喝多了。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可能有那么点道理。

你又想起来托尼给你画的简笔画来了……毕竟他在外面这么久，家里发生什么他也不一定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有一天终于意识到，你花了很久时间去维持的一切都是你在艰难幻境中创造的假象，毕竟犀牛血不可爱，变形者的通缉令不可爱，为了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把自己全家放在一座地上五层地下五层的塔里、最后却自相残杀的矮人杜拉格不可爱，你总得有一点可爱的东西去想吧——恐惧！杜拉格的儿子的鬼魂这么对你说，你对自己黑黝黝的内心如此恐惧。于是你编造出一点金灿灿的幻想，在漆黑的夜里，在人群之外，在松树隐隐约约的香气里闪耀着，直到它们随炊烟飘散到空中。

你可能有点喝多了。你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上楼的时候路过托尼的房间，你仍然有一个选项是你要不要和他进去好好谈谈，他还有半天假期，理应享受它，去和米洛好好谈谈，或者去买醉。

你点了进去，你对他说了，你说的感人肺腑，你这辈子都没发表过这么好的醉汉演讲。他笑了出来，他说他下午再去聊聊，你说你确定他晚上就会好起来，而且我们会赢的，一定的，一定的。

但是你知道你说这个只是因为你不巧，或者必须的，在点进去游戏之前看到了游戏的名字，游戏名字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了，总之看着像一个屌炸天的英雄故事的名字，而不是什么”失意者的悲惨联欢”，因为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一切线索都必然是有暗示的，一切真正重要的对话必然都记载在你的任务簿上。所以，所以你们不会失败。

但是现实中你会这么去选择吗，也许托尼和他的丈夫真的应该分开……谁知道，谁能读懂一个暗示，谁能理解在星期五早上的一只突然破空飞来的标枪。

你合上电脑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的时候托尼·克罗斯并没有睡，他还坐在酒店里发呆，之前他刚跟弟弟打过一个电话，说他和米洛过不下去了，他居然把踢球把孩子的手臂踢骨折了。如果我在，就不会那样，他说。

——可是你不在。

他是个傻瓜。

——你早该发现了。

我们为什么还能过那么久。

——每对夫妻都会问，有什么新鲜的吗？

我想离婚。

——那你就离，双胞胎可以劈成两半。

这是一个悲惨婚姻故事的预告吗？

—— ……我不知道，哥哥。

克罗斯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于是他睡觉了。在梦里，他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穿着白袍的男人坐在远离篝火的那一边。用魔杖在空中勾划，起初是一个男人，接着是两个拉着手的小孩，然后又给其中一个小孩的腿上画上了绷带。可是令人疑惑地是，男人盯着这幅凄惨的画，慢慢的微笑了。克罗斯一点不想知道这个人脑子有什么问题。

可靠近这个梦让他感到温暖。

点梗来自 [@LostinTokyo](http://www.lofter.com/mentionredirect.do?blogId=533369631) ，不过和想象可能有很大差别，本来说的是abo世界，tk在发现老k为了不让孩子当守门员/陪孩子玩的时候居然把孩子踢骨折而愤怒想离婚的故事。

这个au之前我写过一篇曼朱基奇/莱万，一篇裤袜扎玎，如果被发现了的话。

设定来自龙与地下城游戏，一些地名也是。